



7月18日,以军坦克在加沙以北集结。

以色列的国家暴行

至少有649名巴勒斯坦人在过去半月的冲突中死亡,其中大多数为平民,包括几十名儿童,以色列方面则损失了29名士兵和两个平民。一连串的事件成为新一轮冲突的导火线:两名巴勒斯坦男子绑架了3名以色列青少年,试图用他们交换巴勒斯坦囚犯。一个少年成功用手机拨通了以色列警察的电话,绑架者惊慌失措,将3个孩子枪杀后抛尸野外。这件事引起以色列社会的狂怒。新闻媒体进行连篇累牍的报道,争相发表各种种族主义言论。巴勒斯坦安全部队通力合作,在他们帮助下,很快发现了两名绑匪的身份。巴勒斯坦总统阿巴斯强烈谴责此次绑架行为,因此被很多国民视为卖国贼。以色列领导人却称他为伪君子。除了少数孤独的声音,以色列民众似乎变成了一群足球流氓,高喊着“杀死阿拉伯人。”谁能想象欧美民众集体高喊“杀死犹太人?”在此背景下,6名犹太人绑架了16岁的阿布-库德尔,往他的嘴里灌进汽油后活活烧死。

如果一群新纳粹分子在伦敦犹太社区绑架了一名16岁男孩,将他拖到海德公园,暴打一顿,往他的嘴里灌汽油,全身浇上汽油后点燃——结果会如何?难道不会引起全英国民众的愤怒?但这里是以色列。6名暴徒已经被逮捕,然而,以色列媒体对这件事几乎只字未提。按照官方说法,阿拉伯人突然爆发多年未见的反叛,暴力游行席卷全国,持续数日。加沙前线爆发新的迷你战争。当然,如果从严重失衡的伤亡数据看,这只是以色列单方面的战争,哈马斯仅凭他们简陋的导弹根本没有什么杀伤力。然而,7月8日,以色列却以“阻止来自加沙的火箭炮袭击”为借口发动空袭。在空袭开始几天后,以色列在加沙发起地面军事行动,并声称这是破坏哈马斯地下隧道网络的必要之举。这些网络据说是武装分子潜入以色列实施恐怖袭击的重要通道。

在发动新一轮战争之前,以色列享受了多年未见的安宁。来自西岸的袭击几乎不存在。北方的敌人——叙利亚、真主党——忙于自己的战争。新上台的埃及军政府一心铲除穆斯林兄弟会和它的同盟(包括哈马斯)。伊朗冻结了它的核武器计划。美国援助的“铁穹”反导系统在加紧建设中,已经击落了几十枚哈马斯导弹。由于这个原因,本来命中率就极低的哈马斯导弹只杀死了1名以色列人,与此同时,以军的空袭却杀死超过200名巴勒斯坦人,其中大多数是平民和儿童,包括4名在沙滩上玩耍

的儿童,他们死亡的惨剧被现场的摄影师记录下来。到了某个时候,伤亡率对比几乎让人麻木,但巴以双方200:1的死亡率实在超出人们的想象。迄今为止,以色列炮弹击中了加沙1500处目标,揭示了另一个惊人事实:谁能想到在加沙这片狭小穷困的土地上竟然隐藏着1500个军事目标。

面对如此惊人的数据对比,只有最幼稚的人才会相信目前的以军行动出于“正当防卫”。为3名少年复仇只是一个借口,以色列的真正目的是摧毁刚刚与哈马斯达成和解的巴勒斯坦政府。2006年,哈马斯绑架以色列士兵沙利特后,以色列对加沙实施封锁。2007年赢得大选的哈马斯成功驱逐政治劲敌法塔赫,武力夺取加沙控制权,以色列和埃及携手加强了对加沙的高压管制。今年4月,哈马斯和法塔赫宣布达成和解,此举遭到视哈马斯为恐怖组织的以色列的强烈谴责。

过去40年,国际社会一直纵容以色列的战争罪行。无辜巴勒斯坦儿童被从以军炮弹留下的废墟中挖出来的画面未能引起任何国际干预,总爱高举公正旗号插手别国事务的西方却偏偏选择沉默,冷眼漠视巴勒斯坦人民承受着也许是这个星球上最恶劣的暴行。

联合国巴勒斯坦人权特别报告员理查德·福尔克尖锐地指出了西方在对以色列态度上的虚伪:“……非但没有谴责如此规模的集体暴力等违反联合国宪章和基本国际法的‘侵略’行为,西方外交官和主流媒体反而顽固地站在以色列一边。从联合国秘书长到美国总统都在不厌其烦地强调,哈马斯必须停止所有导弹攻击,而以色列则被礼貌地要求显示‘最大程度的克制’。”上周四,白宫发布声明支持以色列自卫的权力,同时敦促内塔尼亚胡“尽量避免平民伤亡”。

巴勒斯坦的未来何在?当巴勒斯坦(其国土已经萎缩到犹太国家建立之前的22%)近一半的土地被50多万以色列定居者占领时,两国共存方案还行得通吗?作家弗朗兹·法农曾说:“一个世界,新移民和土著双方必须有一方被摧毁,才能宣告殖民系统的终结。不是简单的军事胜利或政治协议——而是彻底摧毁另一种生活模式。”积极镇压巴勒斯坦最后一点反抗的以色列统治者显然理解“只有一种生活模式能够幸存”的道理。 南都供稿